

一世  
传奇

鸚鵡晒月  
作品

下

【完美终结】

# 毒后倾国

九炎落番外独家首发

清贵如他 杀人如麻  
不畏天下 唯独对她

低入尘埃

鸚鵡晒月 掌門人系  
年度巨獻 榮耀上市

前世，世人皆当**他为废物**。  
欺他、辱他、折磨于他，她亦然。  
最终他成龙，清贵无比。

再世为人，她定要在  
**所有人之前**  
对他好。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 [内容简介]

他卑微求存，登临帝位，为的就是求她，且不惜一切代价。

他的爱轰轰烈烈，燃烧她也能燃烧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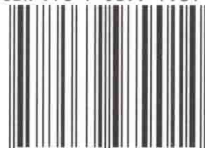
他求这恢弘的天下，也求天下中的那个她，不从，我们就都死在这红尘万丈的帘幕之下。

她只想安乐生活，却不料终是走入既定的命运，既然如此，就让我所爱的人更好，恨的人更糟吧，感情不在了，附加的好处，高位下的权势她怎么能放手……



上架建议：畅销·古代言情

ISBN 978-7-5399-7901-4



9 787539 979014 >

定价：59.80元（全二册）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新浪官方微博：<http://blog.sina.com.cn/yueduji>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yueduji>



# 毒后倾国

【完美终结】

鹦鹉晒月  
作品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毒后倾国. 完美终结 : 全2册/鸚鵡晒月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01-4  
I. ①毒… II. ①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6418号

书 名 毒后倾国·完美终结  
作 者 鸚鵡晒月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 题 策 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 任 编 辑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风染白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901-4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

---

第一章	被迫入宫	1
第二章	太子凯旋	25
第三章	崇山归来	69
第四章	整顿后宫	86
第五章	宫闹秘事	122
第六章	后宫惊变	148
第七章	不识好意	182
第八章	锦榕出宫	216
第九章	各尝苦涩	239
第十章	皇子诞生	253

---



目录  
CONTENTS

下

---

第十一章	冷宫失火	285
第十二章	斩草除根	313
第十三章	马背惊魂	340
第十四章	后宫风云	366
第十五章	重拾回忆	393
第十六章	往事随风	422
第十七章	嫌隙丛生	449
第十八章	冰释前嫌	472
第十九章	自作聪明	502
第二十章	不顾一切	531
番外	至尊的选择	548

---



## 第十一章 冷宫失火

DUHOU  
QINGGUO

“醒了？满身酒味，下去洗洗，一会儿别熏了皇儿。”章栖悦已梳洗完毕，穿着宽松的里衣，头发柔顺地披散在肩上，眉目舒软，眼睛明亮，比床上翻来滚去，连眼睛都睁不开的人好多了。

章栖悦揉揉他团在一起的头发，“好了，别赖床了，小李子，扶皇上下去洗漱。”

九炎落不想动，反正他嗅不出酒气，只嗅得到悦儿身上熟悉的气息。

章栖悦见他又想蹭过来，急忙制止，“还有一刻钟皇儿就该醒了，你想让他见到这样的父皇？”

九炎落抓住她伸来的手，不情愿地蹭了一下，睡眼蒙眬地冲她一笑，然后起床，“好，为了他，朕去洗漱。”

九炎落一下床，眼神立即变得清明起来，神色甚至带上了几分严肃，章栖悦一边想着刚刚手背上感觉到的胡茬，一边目送他高大的背影稳步离开，一时间竟分不清床上床下的他到底哪个更清醒。

“娘娘，娘娘？”

章栖悦回神，把手交给婉婷，在她的搀扶下下床活动。

弄巧快速地整理好床帏。

自己现在的表情和刚才在床上时有区别吗？没有吧？谁会成天把位置分得如此清楚，章栖悦想到这一点，微微叹了口气，为九炎落感到心疼，“吩咐厨房多加一道莲子汤。”

“是。”



琼玉殿内，万静今天特别安静，坐在铜镜前让依痕束发，自己选钗的动作屡次被脑中所想打断：皇上回来了？

万静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高兴还是该躲避，她本来被禁足在室内，闷得生了两场病，悦姐姐才知道她被禁足的事，然后解了她的困境让她可以在琼玉殿内活动。

悦姐姐临产前召她过去了几次，无非是建议她出宫，但她说自己既然嫁过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除非死，悦姐姐便再没有提过出宫的事。万静深知自己敢这样说是认准悦姐姐不会恼自己，何况自己怎么说也是名门闺秀，怎么能一女事二夫，那与死有什么区别，还不如老死宫里。

小皇子很瘦，称不上好看，实难想象那样的孩子怎么能继承大统。

那一刻，万静看到了自己心里一闪而过的轻快，想着自己还有机会生下健康的皇子。

然而，王嬷嬷说过的话突然在耳边重新响起。她真的要与悦姐姐为敌吗？先不说她比不上悦姐姐，皇上也不允许她越过姐姐去，只说悦姐姐现在有宠，早晚会生下健康的皇子，那时候她还有什么能与姐姐比？

可，真的要出宫吗？从此她再不能是万静，再不是宫里的万贵人，再不能光明正大地爱慕他？

不！万静看着镜子里的女子。两年了，她也在一点点长大，她知道礼义廉耻，皇上不喜欢她又怎么样，大不了她放弃……

万静想到这里，眼泪唰唰的流下，仿佛有什么正从心中抽离。她想去爱，可她有什么资格爱，皇上骂她的话何尝不是一根刺。

她万静有什么不好，竟让他如此厌恶！

“娘娘，娘娘，这支簪是配正装的，娘娘是要……”

万静闻言，静静地看了眼手里的八宝鎏金孔雀簪，然后放下。罢了，不爱就不爱，她还有悦姐姐，还有自己，还有悦姐姐的孩子，将来那孩子也能看在悦姐姐的面子上恩赏她。

至于皇上……万静啪的一声合上妆奁，擦干眼泪，他不喜欢她，她也懒得再喜欢他！

万静倔强地什么都不戴了。有什么好戴的，这宫里只要悦姐姐喜欢她，谁敢给她脸色看！就是皇上，也得掂掂斤两，看看还敢不敢给她派教养嬷嬷！

万静想到皇上碍于悦姐姐的压力，不敢对她下手，便有些苦涩，但她不能出宫，她身后一样有她的骄傲——她的父母和亲人，只要她不出错，恭敬地对待悦姐姐，她亦可以保护他们，而不是让他们莫名其妙失了她，再见时行事矮人几分，所以，悦姐

姐的好意只能心领……

依痕见贵人不再挑剔妆容，悄悄松了口气。皇上回宫了，她真怕娘娘钻入死胡同，那种心思又死灰复燃。

万静倒是想，可她不傻，看得清那人的目光不在她身上。

“花样可是挑好了？拿给我看看。”

依痕闻言更加为难，表情如苦瓜般道：“娘娘，您真不考虑一下？小皇子满月送绣品是不是……”

万静知道她的顾忌，可自己又不会害皇儿。

依山看着她们直翻白眼，上前一步道：“贵人，琼玉殿自然没问题，贵人的心也日月可表，可，万一被别人钻了空子……”

“宫里难道不安全吗？”

王嬷嬷走进来突然道：“那是娘娘能操心到的吗？既然不能，娘娘怎么就能保证每个环节都是安全的？如果不安全，贤妃娘娘要是把贵人的礼物束之高阁，贵人肯定会觉得冤枉；可要是用了，出了问题，贤妃娘娘很可能怀疑有人拿贵人做筏子。”

王嬷嬷说完看着万静。她每天做一些出格的事，就是想让万贵人看清现在的处境，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招效果不错，至少万贵人这次没有在皇上回来时，急切地跑到宫门前做一些出格的事。

万贵人看了眼王嬷嬷，低着头任性地甩袖进屋。王嬷嬷太过分了，对她说话越来越不客气，可她又不敢把王嬷嬷赶走，怕真做错了什么，悦姐姐也护不了她。

王嬷嬷挥挥手，“该忙什么忙什么去，都杵在这里做什么！”

章栖典第二天宿醉醒来，起床后看着比自己还疲惫的妻子笑，“女儿呢？”

周思纤羞涩地一笑，立在床边扶住欲起床的相公，“奶娘还没抱过来。”

章栖典看着她蹲下身给自己穿鞋的恭顺模样，突然伸手捞起她，把妻子压在床上，目光炽热地盯着她，“想我了吗？”

……

里面风光无限，可急坏了外面的小丫头。太阳都要过中了，夫人这是闹哪出，竟然由着姑爷乱来，看吧看吧，徐姨娘都来请安了，这么一来还不被人笑死！

周思纤身边的大丫头红玉急得团团转。

周思纤十岁时，周夫人将红玉买下来送给女儿。红玉学识比小姐好，脑子比小姐转得快，也比小姐会来事，夫人就是看中了她一点，悉心栽培她，让她以后跟着小姐嫁人，为小姐掌控姑爷，教导小姐怎么做大家族的正房夫人。

红玉看着刚进门来到正厅的徐姨娘，心里不住地埋怨：夫人真是，教过她多少次了，每次都记不住，真是笨！难怪天天被几位小姐欺负，到现在都只生了个女儿，没福气的傻子！

“徐姨娘安，夫人正在服侍老爷梳洗，请姨娘稍等。”红玉脸色平静，礼节周到，丝毫看不出慌乱。

徐姨娘抬起仿佛会说话的水润眼睛，淡淡一笑，顿时整个人如春水破冰，好看异常。

“那我等一等。”

红玉几乎看呆了，但立即回神，心里佩服徐家财力养出的美人的同时，也为自家夫人捏了一把汗。一想到夫人，她心里又是一阵叫苦不迭：虽然比不上徐姨娘的美色，但以夫人的学识，当一朵解语花绰绰有余，这样也能抓住姑爷的心，夫人倒好，只会浪费时间！

徐姨娘看了眼夫人身边这位虽称不上漂亮，但气质脱俗的丫头，总觉得她心术不正，管得又宽，可夫人偏偏重用她，提醒了夫人好几次，夫人都听不懂，果然是落魄户出来的。

不一会儿，章栖典神清气爽地出来了，身后跟着面带红晕但神色如常的周思纤。

徐姨娘见老爷出来，急忙起身见礼，慌乱中不小心碰到了桌上的杯子，微烫的茶水瞬间倾泻而下全浇在了她胳膊上。

周思纤吓了一跳，急忙上前捋起徐姨娘的袖子，防止衣服上的水渍贴上她的皮肤，造成二次伤害，“红玉，快去请大夫。红石，去拿冰拿药。”

茶水并不很烫，毕竟是给主子喝的，下面的人都拿捏着温度，徐姨娘手臂上虽然红了一大片，看着有点吓人，其实没有遭受实质伤害。不过，被烫到的地方确实有点疼，加上受了惊吓，她立即含着泪看向站在原地，比一年前更令她心动的男子，摆出一副娇弱可人的样子。

“没事吧？”章栖典见她看着自己，勉为其难地开口道。在他看来，屁大点事就哭哭啼啼的，那些断胳膊少腿的士兵不是该哭死了？一大清早就看到人哭，章栖典只觉得自己刚刚清明了一点的头又开始疼了。

说到爱哭，章栖典突然想到，自己似乎从未见思纤因为什么红过眼睛。成婚之初她为表孝心给母亲做饭，因为人笨，又被他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导致刀一偏，手指立刻被削去了那么大一块，她也只是皱了皱眉。

当然了，章栖典绝不承认是他的出现让她乱了分寸，才造成那么惨烈的后果，他觉得就是周思纤笨。

不过，所谓吃人嘴短，既然吃了她加了料的晚饭，便给她留了几分颜面，没对人

提起过这件事。

徐姨娘立即摇头又点头，珍珠般的金豆豆啪啪往下掉，为思慕的人终于从战场归来，也为自己心里的期盼。谁的心里没有梦，她的梦是章家大少爷，从小就喜欢，也见过。

周思纤确定徐姨娘不会有事后，松了一口气。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如果被烫伤了多让人心疼啊。

周思纤一抬头，看到徐姨娘流连在相公身上的目光，心里微微发苦，但还是立即笑道：“相公，您送徐姨娘回去吧，一会儿让大夫直接去徐姨娘的院子看看。”说完她鼓励地看向章栖典。栖典如此优秀，值得更好的，何况她没给相公生下长子，大夫又建议她这一年不要有孕，所以……

红玉回来便听到夫人把老爷“送入虎口”，立刻在心里埋怨道：夫人笨死了，自己身边的人不用，却用徐姨娘！徐姨娘什么出身，如果生下长子，在章家的地位绝对能压过夫人！

红玉恨铁不成钢地看了夫人一眼，不敢说什么。

徐姨娘期待地看向相公，又羞涩地看了眼夫人，心里对她其实是有些感激的——就算自己出身高，各方面比夫人强，但夫人占了名分，如果她不为自己说话，自己亦不敢放肆。

章栖典不高兴地瞪了周思纤一眼，周思纤讨好地对着他一笑。

章栖典无奈，这点面子他必须给思纤做足，于是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抬脚出了正房。

徐姨娘破涕为笑，急忙跟上，因为太过高兴，到了门口才想起未给夫人告辞，当即羞愧地垂着头，忙忙地对夫人行了一礼。

周思纤含笑看着她，示意她不必多礼，快快跟上。

周思纤看到徐姨娘吃力地追上章栖典的脚步后才松了口气，心里不禁想，他们站在一起，多么像一对璧人。反观自己，样样不如徐姨娘，只能给他丢人。如果不是当年公公弄错说亲对象，他们两个现在定是琴瑟和鸣、比翼双飞。

红玉见夫人还在看，忍不住走过去，抱怨道：“夫人既然舍不得，为什么还让老爷跟徐姨娘离开？”

“乱说。”周思纤立即收回目光，看向情同姐妹的婢女，认真道：“老爷整天为家奔波，担任的又是危险的职务，谁也没资格留老爷在身边，老爷喜欢什么便选什么，红玉……”周思纤拉过她，然后示意其他人退下，“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也知道我不是没给过你机会，但老爷的意思最重要，无论是谁都没资格抱怨，你我都一样。”

红玉闻言羞愤地垂下头，不知自己的行为夫人是什么时候知道的，立即诚惶诚恐道：“奴婢……奴婢……”

周思纤肃然开口：“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希望你就算未能如愿也不要埋怨别人，不可给老爷造成困扰，否则即便是你，我也会让娘把你领回去！”

红玉瞬间跪下，“奴婢该死！是奴婢痴心妄想，求夫人不要赶奴婢回去，奴婢以后一定好好伺候夫人，求夫人开恩！”

周思纤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径直去了内室。

红玉心里却七上八下的，尽管夫人并没有说什么，可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现在的夫人很不一样——以前夫人说话绝对不会如此强硬，可最近，夫人不但做事很有规矩，人也变得越来越强势，今天更是指责了自己。红玉有种不好的预感，夫人变了，或许以后她再也不会是从前那个任自己摆布的娇弱小姐。

然而，她竟然不知道夫人是什么时候变的，似乎是进宫了一趟，回来就变了，自信了不少，这次生了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没有哭很久就恢复了正常，哪里还像原来在家时的小姐？

周思纤却不觉得自己变了，她只是想为栖典做得多一点、再多一点，所以万事亲力亲为，而不肯假他人之手。

徐姨娘的院落布置得就如徐姨娘本人一般，清雅脱俗，但隐隐看得出徐家参与的影子。徐家深觉亏欠了宝贝女儿，因此给她的东西都是选了又选，既典雅又不张扬，更显出东西的别致金贵。

周思纤是贤惠的人，不会为此苛责妾室，妾室娘家送来了什么好东西，她亦不会以不可超过她的用度为由帮徐姨娘推辞。

章栖典从进来之初就坐在桌案前看书，徐氏喜欢这些，徐老爷也送来了不少孤本，所以她这里有很多书。

徐姨娘满心喜悦地为老爷斟茶倒水，一双翦水秋瞳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的夫君，无尽温柔。

章栖典仿佛是个大老粗，压根儿看不出女儿家的娇俏心思，秋波流转均被他冷淡地无视了。

徐氏也不气馁，相公向来如此，她又学不来妾室该有的谄媚奉迎，做不来主动相勾的事，只好如此看着，希望老爷懂她的心意，为她留下，

徐氏将茶杯放在桌上，然后收回手，章栖典看了她一眼，突然转头怒道：“你们都是瞎子吗！章家养你们是干什么的，竟让徐氏亲自动手！”

徐氏吓了一跳，委屈的眼泪没来得及掉下来急忙被收了回去。

徐氏身边的丫头婆子跪了一地，“老爷息怒。”

徐氏委屈得不知说什么好，她只是想……只是想亲近他一点……

章栖典见状，忍不住揉揉额头，很想放下书走人，回去逗逗女儿，哄哄思纤，也比面对一个动不动就哭的人让他放得开，但到底是自己的妾室，总该给她留几分颜面，“好了，多大的事，别哭了。”

徐氏委屈地看了眼坐在书桌前的相公，鼓起最大的勇气，靠过去，扑在他怀里哭道：“老爷——”

章栖典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思纤，只好无奈地拍拍她，“别哭了。你胳膊上有伤，一会儿大夫该来了，先下去准备准备。”

章栖典知道徐氏规矩多，看大夫前要竖屏风、搭锦帕，不像思纤。不过他并不是说徐氏矫情，而是徐氏出身如此，规矩摆在那里，早就养成了习惯。

徐氏含羞地点点头，能近距离感觉到老爷的关心，她就满足了。

章栖典见她一离开，就不受控制地想往外走，逗女儿或者逗思纤哪个都比待在这里舒服，不过他到底忍住了，还是等大夫来后他再离开，彼此脸上才好看。

朝露殿内，九炎落惊喜地看着九炎皇，虽然谈不上动容，只是觉得栖悦生的都喜欢，但想到她有儿子傍身，如果再立这个儿子为储君，栖悦就能更安定，他便觉得心满意足，其他的，他都不在意。

“他怎么总是睡觉？”

章栖悦闻言，假寐的眼睛掀开一条缝，秀气地打了个呵欠，缓慢地说道：“花嬷嬷说小孩子都是这样。”

九炎落立即道：“你小时候也是这样？”

章栖悦无奈地睁开眼睛，她怎么知道？刚要说话，惊见九炎落在戳儿子的脸，她猛然坐起来，赶紧把他的手拿开，急急道：“你干吗，他还这么小，戳坏了怎么办？”言语中很是心疼这个小东西。

九炎落不以为意，他不过轻轻戳两下，哪能戳坏了。不过见栖悦护着，他也不好意思再戳，但身为周国未来的皇者，九炎皇可不能脆弱得连碰都不让人碰。只是想到皇儿的身体，九炎落决定再忍忍，反正他也没想过早退位，替儿子再撑几十年不成问题，如果将来皇儿长大了身体实在吃不消，大不了他们委屈点儿，再教育出个优秀的孙子就行。

章栖悦见九炎落终于不戳了，想躺回去继续睡，可哪里还睡得着，一年来她整天吃饱了就睡觉，根本没多少困意，刚刚被人打断了睡意现在更不可能睡着，只好坐起来，看向逗儿子的父亲，突然想到一件事，道：“孩子还小，身体又弱，不宜让他福

泽满堂，立储的事还是先放一放，别提了。”

九炎落不干，揪揪儿子身上的小衣服道：“别听他们胡说，钦天监那群吃饱没事干的就会嚼舌根。皇儿是我们的孩子，能生在你名下就是他最大的福泽，他都能承受你给的福运，区区一个太子身份，他为何不能受下？”

“什么嘛，哪有你这样夸人的！”章栖悦无奈。

九炎落颇为不屑，心想，事实本就如此，肯定是有居心叵测的人在悦儿跟前瞎说，企图阻止自己立储，简直是嫌命长了！

“是谁跟你说了什么吗？告诉朕，朕为你做主！”

章栖悦闻言，哭笑不得地看向九炎落，“你想什么呢？这是常识，孩子还小，自然不能多加恩，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寿数。”

不是章栖悦迷信，而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如此，就是她出生时，也没人会第一天就给孩子起名字，就怕名字太硬，孩子扛不住。只有九炎落，急匆匆就把名字赐下了，还是那么隆重的一个字，让她在感动于他心意的同时也忍不住想笑。

“那些你也信！”九炎落神情傲慢，“都是骗人的。”他说立储，便一定要立储，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不能阻挡他的决心！

章栖悦感激地看了他一眼，“我们还是要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个问题。我本意并不希望皇儿为储，皇儿体弱多病，身为储君必定劳心劳力不说，身上的责任也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万一……”

九炎落放开儿子，转身安抚地抱住章栖悦，“怕什么，他不行有我们，再不行有孙子，别想那么多！”

章栖悦哭笑不得地看着九炎落，见他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哪个母亲不想孩儿为皇，但也不是这么个封赏法，皇儿有那个能力吗？他承受得起吗？再说了，为王有什么不好，起码逍遥自在。

九炎落放开章栖悦，摸摸皇儿的小脚，然后得意地看向她傻笑，“你看，多有意思。”

章栖悦娇嗔地瞪他一眼，“哪里有意思了？他睡得好好的，你非要把他弄醒才甘心是不是？”

九炎落闻言一笑，笑完再次拨弄儿子，小家伙还没有睁开眼看过他呢。

清河上，雨水滴落如诗，劳作之人如画，女子戴着斗笠浅笑，男子穿着蓑衣摇桨。

突然，从一批渔船中驶来一艘富丽堂皇的船舫，船头的旗帜上，一个大大的“玉”字迎雨而飞，道出了船上主家不俗的风姿。

船的主家便是妓舫中闻名遐迩的玉蝴蝶。有人说玉蝴蝶清高孤傲，有人说玉蝴蝶风情万种，也有人说玉蝴蝶至今完璧，文人骚客多是与其饮酒赏画，欣赏她的才学胜过她的容颜。以讹传讹得多了，人们也不自觉地信了几分，玉家船舫便成了一只闻名遐迩的玉蝴蝶。

琴音袅袅，诉说着道不尽的秋雨哀思；天地织网，流泻着最自然的神韵。湖面上男子不自觉地停下摇桨动作，迎雨倾听；女子们虽因画舫经过面带不悦，也不得不承认，从画舫上传来的琴音轻灵悦耳，三日不绝。

性情大胆的劳作妇人会凑在一起唾骂无时无刻不释放狐狸味的女人；男人则摸着胡子，猜测玉蝴蝶会在燕京留多久，第一站会不会是青山的四台天“盛世安乐”。

“青山请得动玉蝴蝶？玉蝴蝶才貌双全，又不缺银子！”

“就是，就是。”

总有不明所以的好事者跟着人云亦云，编造出一段又一段传奇。

其实，既是在风尘里打滚的人，混到一定水平的哪个没有付出过代价，焉能是清贵的佳人，只不过是肯努力，比别人多些选择罢了。

玉字画舫顺着青河向下，再往下便是燕京城有名的销金窟——青山。

玉蝴蝶的第一站即便不是青山，依照规矩也该先去拜会“盛世安乐”的大执事才可撑旗问路。

画舫之内，一位身着白纱抹胸长裙的女子依窗而立，正对着烟雨朦胧的水面独自生愁。

惊鸿一瞥下，依稀能看出依窗的女子并不娇艳，反而如大家闺秀般清丽脱俗，并非其刻意做出这种姿态，而是容貌天生如此——黛眉紧蹙，气质卓然，依窗而立，自成风景，仿佛与秋雨的愁韵融在一起，令见者心怜，看者唏嘘。

玉蝴蝶并不喜欢自己这副样子，仿佛命运有多坎坷，自身有多委屈，急于让人把她捞出这团污泥一般。其实在沼泽地待久了，除了在晚上或许有些凄凉有些感慨外，其余时间她并不觉得自己多么低人一等，多么需要攀上高枝，所以，她依然故我，见到喜欢的便银货两讫，见到不喜欢却身份高贵的也只能曲意承欢，带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然后银货两讫。

玉蝴蝶此次进京，不可否认她想见识那位击败了白国的少年帝王，听说他俊美无双，才华横溢，听说他武艺高强骁勇善战，千军万马之中如人无人之境，最重要的是他手握一等功、三大军，是实际掌握周国所有权的帝王。来往的文人谈起他时无不面带敬仰，武将更对他的决策和远见佩服不已，听着听着，玉蝴蝶也不禁好奇，这位比自己还小三岁的皇帝，真有众人说的那般了得？

本着少女的好奇心和对自己才学的自信，玉蝴蝶来了，她在想，皇上听说她后会



不会微服私访，会不会像她好奇皇上一样，也对她好奇一下。

姑娘家的心是飘飞不定的，从不掩饰自己对传奇人物的思慕，也不掩盖她对强者的臣服。

玉蝴蝶不会做被皇上看中的美梦，也不屑一朝入宫封妃，她只希望那个人能对她们有一丝好奇，来她的画舫上一坐，此生便足矣。

可惜，注定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九炎落白天的精力献给了大周，晚上的精力献给了妻、子，睁开眼看的是家国天下，关注的是繁华背后的糟粕；晚上更忙，缠着刚出月子的章栖悦多走两步锻炼身体，逗弄已经睁开眼的小皇子，都让他觉得生命多娇，秋光明媚。

今天夜里下了雨，虽然现在雨停了，但是外面天还阴着，九炎落睡梦中被膝盖疼醒，便睡不着了，小时候跪雪地的日子太长，让他小小年纪就落下了很多太医都束手无策的毛病。

九炎落醒了之后，本能地不想浪费时间，便打算起身批阅奏章，可看看怀里睡得安稳的人，又怕自己起身吵醒了她，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心想还是继续睡吧。

九炎落让小李子取了暖袋绑在膝盖上，为怀里的人掖掖被子，刚有些睡意，就听到外面一阵吵闹。

九炎落眉头顿时皱在了一起，看怀里的人动了一下，立即屏住呼吸，直到确定章栖悦没被吵醒后，他才带着火气下了床，让小李子赏外面拉拉扯扯的人一人一巴掌，外加二十大板。等打完了，气消了，九炎落方出了殿门，站在走廊上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其中一个小宫女被打得很惨，左脸颊肿起，脸色雪白，神色凄苦，衣裙上还带着血，听到皇上问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尽力压抑着痛哭的冲动，焦急道：“皇上，奴婢求皇上救救权妃娘娘！冷华宫失火了，娘娘还在里面，皇上，奴婢斗胆，求皇上救救权妃娘娘！”说着，小宫女趴在地上开始咚咚地磕头，表情决绝。

九炎落看向小李子，再看了看刚才拦着这个宫女不让进现在同样跪在地上也被打了二十大板的朝露宫宫女。

朝露宫宫女见状瑟缩了一下，她看到不认识的面孔求见皇上，口里又嚷嚷着权妃宫中着火，她自然不乐意，权妃烧死了才好，看这些静心殿的人以后还怎么嚣张。但被皇上目光一扫，小宫女吓得不敢再吭声，心也在微微颤抖。

“小李子，你说。”

小李子闻言急忙道：“回皇上的话，冷华宫方向子时确实有浓烟冒出，但发现得及时，又因为刚下了雨，并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权妃娘娘和太后亦没有大碍，奴才见